

教龍非揚薛

州

坊女烟昭

夢

記傳傳傳

周夢張孫

內

秦

無

遊

頗

行

紀

錄

傳

誌

里

樓

北

記

壯

傳

狀

傳

傳

傳



四庫全書提要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脩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中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爲尊諱。無一語顯斥元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二十五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教坊記

唐 崔令欽撰 著 郎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篳篥等者。謂搗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捷。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纓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

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鷺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蠻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衡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

呼。卽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恠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旣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皆憐愛。欲得嘗者。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卽不通。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衰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養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還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閒	賀皇化	五雲仙	蒲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
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搗工不		
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澹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鵲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剌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營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掉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隨遍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
 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殿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
 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
 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殿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

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覲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家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

形簡牘。敢告後賢。

周 秦 行 紀

牛 僧 孺 撰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關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縹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傍視不

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懷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選逆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

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殊彙。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